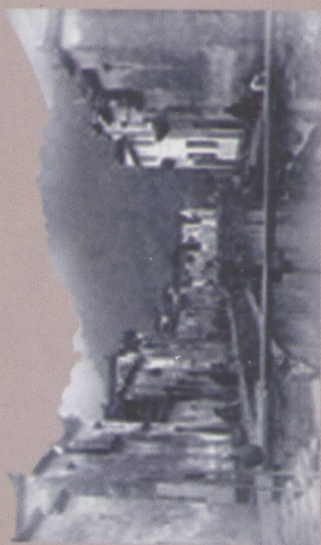


回前湖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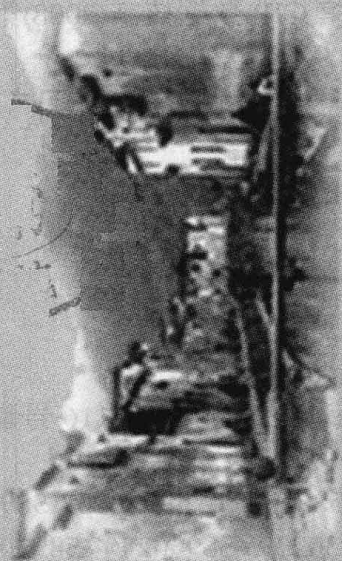


石红许◎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uiqianhuzui

回前湖咀



石红许 著

hui qian hu zui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身流年—美文集成/苏雪莲主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6 (蓝玛文丛)

ISBN 978—7—104—02770—6

I.转… II.苏…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9990 号

转身流年——美文集成:回前湖咀

主 编:苏雪莲

本书作者:石红许

责任编辑:吴淑苓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 话: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 真: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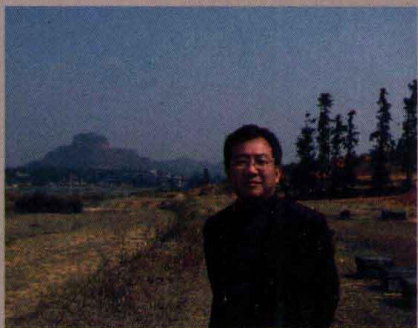
印 张:7

字 数:10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04—02770—6

定 价:25.00



石红许(1967年5月—),江西鄱阳人。

上饶市文学院副主编(副院长),上饶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上饶市信江文学创作研究会会长,《上饶文艺》杂志主编。著有散文集《青葱岁月》、《在城市流浪》、《江畔手记》、《无意抒情》等。散文见诸《人民日报》、《散文百家》、《散文世界》、《当代小说》、《星火》、《岁月》、《青年文艺》等刊物及《中国当代散文大观》多种文学选本。

散文《途次石塘》(代序)

洪兆惠

散文《途次石塘》，满含深情地表达了作者的家园感。作者的表达过程，实际上是他在经历着一次“精神回家”。作者的家园在乡村，在乡村的青山秀水间。那里寂静，静得能听到小溪的缓缓流水声和树叶的飘落声，这对于久居喧嚣都市里的人，是天堂美景，是心灵的栖息之处。这就是作者在秋天的一个周末，像逃避战乱一样，躲进了传闻中山乡水镇石塘作短暂休憩的理由。都市里的多数人，特别是经历过乡村生活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有着乡村情结，怀有乡村情结的人，读了这篇散文，无疑都会被作者对乡村的眷恋之情所打动，被文章结尾处的“我要把自己最敏感的部分寄存在山清水秀间”的语句所感染。有效地唤起读者的认同感，是这篇散文的成功所在。

乡村不是抽象的概念，她是具体鲜活的，正如文中的石塘。那里不仅山水因美秀而鲜活，就连青砖碎石也因承载着历史而有了生命。而乡村作为家园，让我们向往怀念的主要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和围绕那些人发生的故事，或者说我们对乡村的感受，是和具体的人和事联系在一起的。在石塘，让作者动心的更是那位木工卢志坚。正是这个土生土长没有文凭的文化人，使石塘镇的生命可以感受，甚至可以触摸。他任劳任怨义务地向游客解说石塘古镇，为的是让更多的人像他一样热爱古镇。卢志坚是乡村的灵魂。他在坚守着古镇也在坚守着一种精神。乡村因他而有灵气。写出这个人物，是散文的另一成功。

现实是冷酷的。有着无限扩张力的城市正在同化着乡村，乡村正在消失。乡村的青山绿水在消失，乡村固有的文化形态也在消失。完美的乡村只存活在我们的想象中，只是我们心中

的一道美景。正因为这样,关于乡村的叙事虽然已不新鲜但仍然能打动我们;也是同样的原因,乡村才成为作家们写不尽的题目。

(注:散文《途次石塘》原刊于2005年5月《散文百家》,2007年9月14日《经济晚报》“江西现当代散文选评”栏目节选,由辽宁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秘书长、省文联副主席点评)

目 录

散文《途次石塘》点评(代序)

卷一 深山读词

- 信州何处/3
- 深山读词/7
- 从王羲之到鲁迅/11
- 圈圈点点“朱元璋”/14
- 读一读“一代天骄”/16
- 话说娄妃/21
- 伫立瓢泉/23
- 途次石塘/26
- 姚筱舟印象/30
- 谈读书/34
- 有感于《上饶赋》/37

卷二 回前湖咀

- 某个周末/41
- 今夜/44
- 熟悉的陌生人/47
- 2006年的冬至/51
- 烦恼二则/54
- 那三个人/58
- 推箱子/63
- 两个人的寂寞/66

冬至饶城/70
走近野风景/73
回前湖咀/76
祖父·父亲/80
股如人生/82

卷三 天籁三清

天籁三清/87
在铜钹山放牧心灵/90
现在想吃杨梅我就想起铁山/96
走不进的西街/100
画中雁荡/105
在绿海穿行/108
永远的映山红/111
影城片段/117
横店快乐游/121
在超山小酌/125
老屋的背后/128

卷四 踩爆米糖

感动/133
摘草莓/136
虚惊一场/138
买房经历/140
修房记/142
安防盗门/144
吹坝的感觉/146

摸奖/148

一瓶葡萄糖/150

城里的爆竹/152

换鞋/154

下象棋/156

踩爆米糖/158

后记/161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forest path. The path is made of stone or concrete slabs and leads into the distance. On either side of the path are tall, slender trees with dark trunks. Sunlight filters through the dense canopy of leaves, creating a pattern of light and shadow on the path and the forest floor.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serene and quiet.

卷一

采和译诗

信州何处

上饶,这个古代叫做信州的城市,还有一条秀美的江,叫信江。故有“信美之郡”称谓,究竟是先有信江,还是先有信州,一度被这个问题困扰过。

信江,依然滔滔西去,不知疲倦;信州,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市的下辖区。

几年下来,我的信州情结日渐加深,却总也脱不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一日,突然脑海里冒出一词——信州何处。我是否想得太多了?有点惶惶不安。这种不安日积月累,它终于明朗起来,是一种文化责任的使然。我想说,不说觉得对不住所居的信州。

不客气地说,我几乎找不到这座城市的文化标识。这么些年每天徜徉信州,我在寻找生活的同时也一直在寻找心中的信州,她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行政区划上,或者是一个简单的地域名称——

走在茶山寺,漫步陆羽泉,我想,这应该是信州的骄傲,乃天下第四泉。“茶圣”陆羽在这里隐居种茶著作,完成了世界第一部完整的《茶经》,这是全国其他所谓茶乡所不能匹比的。诗人孟郊在《题陆鸿渐上饶新开山舍》诗中有“开亭拟贮云,凿石先得泉”之句等等,茶文化的鼻祖当属信州。但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天下有几人知道陆羽与信州的“源流清洁”,茶山寺的袅袅茶香早已飘逝,琅琅读书声不得不让我放弃深入凭吊。她已作为一所中学,茶山不再,昔日碧绿的茶园湮灭在严谨的教学楼群间、平整的竞

技操场上；陆羽泉也已枯竭，飞檐亭榭犹在，鲜有游客，清晨、黄昏时分，传来的是为解答某一道题的稚嫩争论声，面对我的叩问，陆羽泉无语。我甚至大胆进行了设想，倘若要打出“陆羽茶文化节”的城市文化品牌，怕是莘莘学子将要在搬迁劳顿中唾骂得我遗臭万年。

带湖在信州城北，是辛弃疾留下的遗迹，老先生的“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履无事，一日走千回……”“稻花香里说丰年”等词，让住在带湖畔的村民（如今也叫市民）无比自豪。走在带湖，湖面波光潋滟，低矮的山丘长满茂盛的灌木茅草，翠绿的竹林间不时有小鸟飞过，一边吟诵着“辛词”，倒觉得是一件养性怡情乐事，带湖山庄曾风光一时，承办过辛弃疾诗词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辛词”学者、教授云集，围绕带湖、辛弃疾高谈宏论，洋溢着浓郁的学术气息。山东济南经常有学究来此寻找，企盼有闪光的发现，毕竟带湖孕育了近 300 首辛词。辛词连同带湖是载入文学史册了，但带湖仅仅是作为一个远年的符号而已了，在过度开发的指挥棒下它正在一点一点地淡出世人的视线。

龙潭、五桂两塔屹立信江西北岸，风风雨雨中，默默地注视缓缓江水流向远方。几百年来，两塔无怨无悔，心甘情愿陪伴着信江，随着封建经济的瓦解，多少迎来送往、舟舸争流早已成为缥缈烟云。这里新建起了狭长的两塔公园，有一两公里长，关于龙潭、五桂塔美丽动人的传说、掌故在竖立起的石碑（文化墙）上得以诠释，花草间的小径铺上了石子，还有文化地砖，绿茵、景观树错落有致，入夜彩灯绽放，烘托起信江畔两颗璀璨明珠。在感谢建设者千方百计苦心经营的同时，倘若要它来承载、包容一个城市的文化



未免太苛求了。两塔就是两塔,它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早年的建筑功能也已完成,像两位老人慈祥地注视着城市的变迁。一群鸽子从塔前飞掠,惊醒我的沉思。夕阳为两塔披上了一层灿烂的余晖,我作别两塔,逆江回城。

信州一截截古城墙,还有踪影吗?有年长者说东门还残存,偷得闲暇,我去找寻过几次,每次都抱憾而归,或许存有吧,却已成为某个居民家中的一堵院墙。我所看到的是,高楼的逼仄中一幢幢杂乱无序的民房,狭小窄的弄道穿插其间,檐接着檐墙挨着墙,取代的是充满现代气息的新地名,导航巷、五三大道、中山西路。北门有吗?一条车轮滚滚几十年现已废弃的浙赣铁路碾碎了古城墙的哪怕是一片瓦砾。赣东北大道就是当年的护城河的雏形,连同中心广场俗称西壕沿,每天演绎的车水马龙、市井叫卖,谁还记得?住在繁华的南门口、金龙岗,曾经是身份显赫的标志,封建达官显贵、纨绔子弟彰显耀武扬威的场所。商业繁荣的明清下脚街,如今改造为信江西路,商业氛围依然但味道早已南辕北辙。

哦,去信江之水南走走!

过信江大桥,黄金山山麓掩映着栋栋老屋,她就是始建于清初的信江书院。“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读书声早已没有,书院屋舍完好保存的几乎没有,标志性的钟灵台在诉说着 200 多年的沧桑。她的用途也化整为零,机关办公、古玩市场、职工宿舍、民办学校等。创建优秀旅游城市,守着如此文化宝地,却没有做出大块文章,不怕被人笑话?听说在广东,有一处仿照信江书院旧貌图纸完全复制了一个信江书院,不知信州人有何感想?每次走过信江书院,望见断垣残壁在飘摇中,我就油然痛心。

第一次听说娄家巷“理学旧第”娄氏宗祠，还有花大门杨时乔府邸，均建于明代，让人觉得有几份崇敬，走近一看，已是公房，挤满了无房住户，雕梁画栋依稀可辨，缠绕的蜘蛛网、晾晒的衣物刺痛了我的眼睛，虽几经修葺，依然少了些许灵气和古朴。明代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娄谅、娄性父子，宰辅杨时乔，倘若你们在天有灵，当潸然泪下，弹指600余年过去，已物是人非，抢救、保护但愿不是苍白的呼吁。

寻寻觅觅，觅觅寻寻，这是我昼出晚归的信州，这是我来回奔波的信州，她让我有一个很体面很舒适的工作。我不能因为养尊处优就失语，揭“笔”而起才是一种责任，为一个城市的尊严，为一个城市缺乏自己的文化标识而呐喊，是靠打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但保护、弘扬、深挖倒是显得弥足珍贵。1700多年的历史，不应该销声匿迹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信江作证，信州文化的厚重、积淀是生生不息的，需要代代传承。

难道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异乡人吗？的确，在信州，我承认我找不到归宿感，永远的流浪人，原来我总以为有了房子就算找到了放逐心灵的地方，有了车子就是幸福生活的起跑线，但自身的危机我并不过多担忧，要命的是，我不愿看到信州在历史的竞争中迷失了自己。我至少不希望在外的交流采风途中，说到上饶人家只知道“集中营”，说到信州则是一片茫然沉默，每每此时，我真想大声喊道：信州是古代汉朝以来六县府首，她出产“茶圣”、《茶经》，出产“辛词”、理学，出产王妃、美女……

一个河面铺满月色的冬夜，独对长空，坐拥信江，轻轻地，我一声叹息。

深山读词

秋天，又去了一趟铁山。因为一次笔会，因为西岩的召唤。

到上饶工作后，一年主动去一个乡级建制的治所两次，在我的记忆中是没有的。铁山，用八句辛词轻易地就俘获了我卖身城市的心。

5 月份，熟透了的杨梅引诱着我踏进群山环绕的铁山。吃饱了杨梅后，不知谁不经意地说了一句，铁山还留下了辛弃疾的《生查子》词两首。

我急忙问词生何处，说话人手轻松往右前方一指，在那山上有一个溶洞，就叫西岩，现人们称西岩寺。当时我很后悔，怎么不早说，本来我可以宁愿不吃杨梅也要先沿着辛弃疾当年的足迹去现场感受《生查子·独游西岩》的创作过程，获取些许审美体验，或许还能沾点辛弃疾的灵气。离去时，我就有了想法：今年一定要再来一次铁山游西岩。

终于成行！与一伙揣着文字行走的人。这些人也是受了我的蛊惑、鼓吹兼施欣然以 6 部小车的气势闯进铁山的，惊醒了秋阳下静谧的西岩。

我也是第一次拜谒西岩的，只因为它与辛弃疾有过联系。

拐过弯，远远就看见一个小房子，东面开着一道小门，乡政府的吴清亨主任说从这进入西岩，茅草丛生，许久没有修葺、没有打扫，一副破败荒凉的形容，形如覆钟的岩石以不变的姿势引领我们进入西岩，壁刻杂乱无章，再深入

内洞是一座寺庙，里面香火寥寥，摆设道具年久失修，泥塑佛像油漆剥落，蜘蛛网横行霸道其间，阴暗潮湿成为主要色调。

西岩已是老态龙钟的样子，不再有年轻的溶洞的妖冶、时髦，在沧桑岁月的打磨下，几乎黯然无光。我真担心同行中有人批评我谎报舆情，更担心他们不屑一顾的眼神，还好，他们给足了我的面子，没有挑剔，没有说半个“不”字，纷纷拿出笔记本、照相机，这时有人手机也派上了用场，认真、细致地记录、拍照刻在洞壁上的辛弃疾《生查子》两首；又去询问守庙人一些掌故、逸事，生怕错漏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岩刻辛词栉风沐雨，数百年下来已模糊难辨，听说是一位小学老师利用业余时间重新用漆描了一下，虽然笔力稚嫩，但认起来就不那么吃力了，有人仰着脖子喃喃轻读：青山招不来，偃蹇谁怜汝？岁晚太寒生，唤我溪边住。山头明月来，本在天高处。夜夜入清溪，听读《离骚》去。/青山非不住，未解留浓雾。赤脚踏层冰，为爱清溪故。朝来山鸣啼，劝上山高处。我意不矣渠，自在寻诗去。

看来我的担心是庸人自扰，他们不是纯粹来游玩的，而是怀着对词人的一种虔诚，说话都显得小心翼翼，生怕声音的冲击波撞碎刻在壁岩上的每一个字，那是一截接近风化的往事。

八百多年前，辛弃疾在此小住了几日，挥毫成就两首西岩绝唱，抒发情怀。羡慕当时辛弃疾老先生能发出如此感慨。面对西岩，面对青山，我除了一点怀旧，除了对文化古迹的凭吊，茫茫然也！

辛弃疾拥有一腔报国情怀，却只能夜读西岩，掩卷《离骚》沉思。年过不惑的辛弃疾壮志难酬，可叹可憾。相比之